

本週議程（討論有關「老人（人老）傳播研究方法論之挑戰與困境」）

釵:透過以老人為對象的研究如收視內容、銀髮市場、退休後生活等等研究，得以協助改善生活品質、世代意義的建構。

仁:我們的社會一直未準備好作退休和老人人老的狀態，例如北歐他們就提供在退休前10年進學校認識退休生活與接軌人老的生活，退休是一個狀態，但是卻讓個體重新回到生活、重新回到生活脈絡。

Ro:想到印尼人瑞的故事（<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07913>），他活到145幾歲最想的事情居然是「死」，究竟什麼是「該死」的年齡。過往的退休後的預期餘命較短，現在整體餘命增加才讓所有問題浮現出現。與其研究老人不如說我們在研究生命歷程。預告或提醒一個浮現中的社會現象，具有反思理論和實務都有重要貢獻。

仁:年輕學者如何在課程中將老人傳播放入課程中世一個重要課題，例如學科太過於專注於過往認定的專業訓練，當前社會趨勢已經發展到這一個地方，專業教育的本質已經改變，例如過往的採訪訓練已經不是用於你採訪老人，如何訪問已經和年青人不一樣。大陸拍攝的「江河萬里情」節目對於偏鄉的老人的訪問，語言不通、文化不相通等因素中如何採訪。老人傳播不只是通識課程而是一門專業課程。

黃:從事老人研究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打破刻板印象並建立新的認知，由此認識老人不是單一的群體形象，也不是一個完整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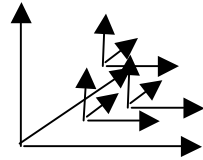
蔡: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差異與對位問題：研究者必須有挑戰科學的必要性，知道在老人研究中需要一個邏輯，即過去所受之有效研究訓練已經有答案了，即研究者的意象與動機都會影響答案，所以答案應是浮動的，取決於研究者之動機和研究方式。

盧:進行家庭內部訪問時曾經遇到訪問者及受訪者的情緒問題，尤其過去家庭中的問題可能因此有了三種或多種不同觀點，這就會有【得罪】的敏感問題。然而家族訪問如同Roger所談是「挖礦」，是多元真實。如訪問過程中，受訪者混雜很多過往經驗和記憶，即便家中成員都各有不同觀點，訪問和聊天過程就解開了家族成員間的誤會。因此過往記憶和經驗不能視為史料來看，就生命史的觀點來看，每一段多元真實都有意義，她的詮釋在個人生命史都有意義，所以該如何看待歷史必須透過訪談和多重資料的三角交叉矯正以能釐清哪些是共同真實而哪些是詮釋的真實。

周:退休的父母的相處互動，大陸退休和性別和工作職場都有差異，勞工和醫生的歲數不同。母親退休後必須照顧外婆、姐姐的小孩，需照顧上下幾代，其淘寶網使用就和家庭年輕成員不同，在淘寶網的比較過程變成了個人社交網的延伸，透過淘寶網認識這個世界，透過買吃的認識中國的特產，認識中國。

蔣: 在我們討論過程中好像穿透了老人，而老人好像就是一個橋樑，我們好像在討論她們怎麼生活或處在什麼環境，但老人好像突然消失了。再者，進行老人研究如何達到互為主體，可是在我們盡可能保持客觀的要去研究老人時。其實我們的焦慮代表我們無法達成，而在研究者和老人間可以達成的僅在於空間性的統整互為主體。從時間的向數來說，歲月 and 流失不可逆的過往是無可回，一個是真實達到的、一個是真實達不到的，到底為什麼。同時我們很在意刻板印象怎麼消除，研究者怎麼消除過往經驗對老人的看法，那消除後要幹嘛。我們的研究過程好像側重於「老」不是「人」，老人成了一個複合名詞。我們該思考，老人研究更應該是老人研究不是

「老」研究、不是「人」研究。對於我來說，「老」是處理一個時間流逝的問題、「人」是處理一個存在的問題，老人不該只是一個複合詞、不該只是一個時空體，所以我們藉由生命故事、藉由敘事來觀察。我們彷彿在思考藉由老人來理解時空怎麼運作，時間流逝就是時間不斷往前走老，人是一個藉由時間不斷壯大自己，編織更匯集成一個更巨大的，所以認真的思考老人說故事或是經驗中的歷史時刻好像事真實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是多元故事的真實就多拉出一個向度。我們在進行老人研究時是在一個空間思考一個時間的思維。所以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反思。



心：成長過程和母親關係的交換。大學時期對於母親的情感依賴，目前都是母親在煩惱這些問題。例如母女看「上流老人」、「下流老人」，母親看了書才能好一些。母女對於工作的選擇與生活的影響也是如此。

仁：從安邦談論可知，「情感」因素如何影響研究過程很重要。訪問者和受訪者的家庭身份所具有的尊重、恐懼、或者訪問過程的有所顧慮、暢所欲言等都是。研究不該視其為最後目的，應該在研究中找些樂趣，必須思考為什麼作研究，如 Roger 老師提到進行老人研究讓自己對於生命有了新的體悟。老人研究沒有質化或量化之分，而是找適當的研究方法途徑來進行老人研究。人老傳播研究是個動態過程，年齡沒有絕對分類標準，例如趙慕鶴 98 歲讀完碩士，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46773>)，紐西蘭 104 歲老人重新拿到汽車駕照，「老」其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不能純以年齡作畫分。我們討論方法論的時候必須要有知識論為基礎，並以敘事論討論「生命共享」、「意義共構」、「相互參與」、「彼此連結」、「共同擁有」、「再現共用信念」（請見下頁）。

蔡：安邦提醒了「情緒」涉入及有差異的故事資料是同時並存。

仁：並存共參。如果我們接受了敘事理論，就知道過去的新聞理論不適用，以現在網路的時代已經不需要查證，如何查證，在網路時代都已經過去的理論都不可靠了，都搖搖擺擺了。所以當我們接受敘事的知識論時，也需在方法論上有所調整和取捨了，但是倫理的問題還沒有談。

Roger：為了維護老人的主體性或互為主體性。受訪者不如此解讀時該怎麼辦？

蔡：實證研究需要查證，敘事研究並在意查證而是強調後面的詮釋。

仁：彼此尊重，如「忙」，那個「忙」的概念來自講述主體，需要去詮釋講述者認定的「忙」的狀況。從「敘事共享」、「相互參與」等敘事的知識論本來就尊重講故事的人的位置，其講究的是「連結」並不是對於「真實」的追求，因為根本沒法查證真實。方法論是建立在知識論的基礎上，簡單地說就是尊重。我們當前相信這個知識論基礎仍可能有缺陷，也需要方法論來驗證。

後續安排

5/20 Roger 報告 06/10
深坑聚餐及陳瑜報告

見下頁補充說明

Eric H. Erickson 心理社會發展的八階段 (stages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ikson%27s_stages_of_psychosocial_development

(一)心理社會發展是連續而累積的，前一階段如何解決會影響下一階段解決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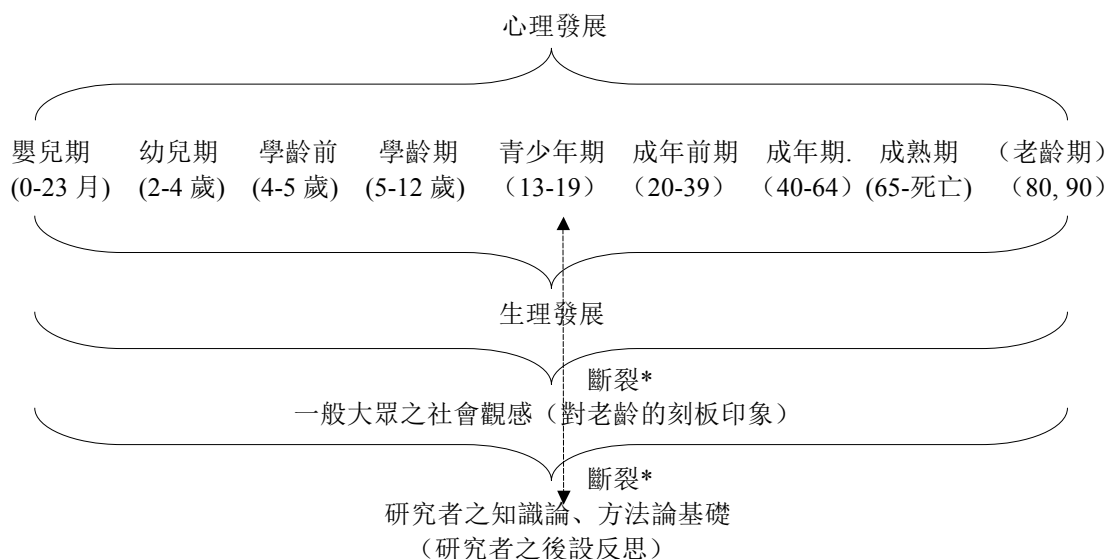
(二)心理社會發展包含一連串橫跨一生中的各種不同發展議題。

(三)心理社會發展是有次序性及階段性的。

(四)心理社會發展主要反應在發展任務上。

(五)心理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主要關心的是發展任務的內涵。

<http://blog.xuite.net/kc6191/study/15177869-%E8%89%BE%E7%91%9E%E5%85%8B%E6%A3%A%E%28Erikson%29%E7%9A%84%E5%BF%83%E7%90%86%E7%A4%BE%E6%9C%83%E7%99%BC%E5%B1%95%E7%90%86%E8%AB%96%28psychosocial+developmental+theory%29>



*說明:

有關「老齡」無法界定這件事可用上圖進一步說明。簡單地說，若依心理學家 Eric H. Eric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八階段」論 (stages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人生可依年齡分成八個階段 (其妻在他過世後由於活到了 90 多歲，就逕自又增加了第九階段，指 80-90 年齡)，心智成熟度依此八個階段而有不同 (不同文獻對此八個階段的說法略有不同，這裡所寫是按照 wiki)。

但光從其分類即知，其實人生不但心理成熟度不盡然皆依此不同，生理發展亦不可能一致，Erickson 所講僅是籠統的說法，讓我們有辦法思考不同階段的內涵為何。其實「年齡」何嘗不是人所「建構」，要是過於相信某個年齡就一定是某個樣子 (如 65 歲就一定要退休)，那未免也太過於「白目」了。

而這也就是蔡師昨天所說，做研究不要過於相信是「找答案」，可能更是「找問題」的過程也不一定，找出新的問題讓研究者更能受到啟發不也很好？

因而上圖所列「斷裂」之意就在於，「社會觀感」與「研究者」經常與實際情況不同而形成斷裂，而「做研究」一方面不要拘泥於這些斷裂，另一方面也要從斷裂出發反思何以致此。